



改魏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五

四明樓

鑰大防

神道碑

右圖閣待制趙公神道碑

孝宗皇帝在位之十三年吏部侍郎趙公粹中  
奏乞正太祖東嚮之位上考三代六經之制  
旁引漢魏晉唐之規近取本朝馮公京司馬  
公光范公鎮孫公固中興以來董公弁王公普  
朱公震以下及公之叔父渙奏議參訂其說集  
而成編謂太祖當居太廟第三室永為不祧

之祖 太宗居第二宣永為不祧之宗過祫饗  
當奉 太祖居中東嚮尊无子二昭穆南列以  
侍所尊寔久百世公議久而未正願 陛下  
定廟制上當天心先昭祖烈 上極由之會有  
沮其議者公又為闢異一書尤為著明人以比  
唐之陳京而考論過之 上既謙遜未皇公嘗  
撫其書而歎曰茲可未明吾死不瞑後之君子  
誰能信之至上遺表猶曰推 藝祖奉造之功  
早正東嚮之位念中原沉淪之久無忘北伐之  
圖其志可哀也蓋我 宋之興於商周不同契

稷為始封之祖其下皆親盡則毀漢魏祖廟凡  
曰太祖而上曰親之廟亦親盡則毀禮之正也  
惟唐雖起於高祖而景皇帝始封唐公故以比  
契稷為唐太祖建隆初元立 僖祖 順祖  
翼祖 宣祖四廟如漢魏之祀 太祖造邦之  
主所以列於昭穆者以上有四廟也 仁宗祔  
廟七世已備至 英既祔 僖祖於西夾  
室禮也 神宗熙寧五年王安石異議請祔  
僖祖以為太廟始祖居第一室祫祭居東嚮之  
位故馮公司馬公等引經章之安石強執周執

至欲以僖祖配天孫公欲救其已其請以  
僖祖權居東嚮之位哲宗祔則宣祖當祓  
蔡京在徽宗朝又建九廟之議遂不祧宣  
祖而復奉翼祖于廟高宗中興公之叔父  
以將作監丞對首陳其說時方明宣仁之誣  
謗除元祐之黨藉皆足以快天人之憤故一聞  
此議慨然從之擢為御史俾廷臣共議者十  
有七人皆合亦以橫議而止光宗時太常少  
卿丘公密有請盡用公之說得旨集議又不果  
主上嗣服將祔孝宗始議祧宣祖而少卿

曾公三復又申此議吏部尚書鄭公僑以下集  
于御史臺无不以為當然而鮮有知其詳者公  
不肖素荷公之知嘗授以全書得以備寃始末  
時待罪填園羣公俾為之辭既又有旨使定祧  
廟之制再議而益定自熙寧至是一百四年而  
藝祖始居第一室正東嚮之位寔自公廢之而  
公之出已八年不及見矣又十年公方投匭曰  
明公之子來請曰先公之出既辱杖其行而墓  
隨之碑未立且先公立朝建明之大者无如廟  
議又蒙力信其說卒正國家之大典先公死且

不朽今之知此者凡人哉願有以詩之位拜不  
己人亦由之流涕敬敬列斯事以冠碑首又序  
而銘之公字叔達密州諸城人家世多以文發  
身号東西趙西有丞相靖憲公而公則東趙也  
曾祖伸不仕祖公綽累贈古正奉大夫父潛左  
朝散大夫系贈通奉大夫通奉因官東南久寓  
會稽卒葬以之鄞遂占名數時今由妣元府公  
天資絕人書一覽不忘后志高迈自幼篤孝不  
煩帥傳下筆成章詞鋒銳甚通奉文高一時文  
子間自如知己調此見必大吾門紹興二十四

年子弟大猷同登進士科授左迪功郎南劍州  
順昌縣主簿乞免截鹽免失救經制州事邵  
武虛認明訟案兵請給乞正支官錢以寬民力  
蓋初筮已不苟於其職如此三十一年闕陞左  
從政郎監行在雜買務雜買場門雖在篋庫  
論當世事皆天下大計人已屬望以為國器矣  
乾道元年用薦者改左宣教郎調吉州永豐縣  
丞二年丁姚碩人高氏憂四年通奉公下世公  
抱負不凡聲望已從耳七年甫免長除太常寺主  
簿公世昭礼孝用賢其長翰對奏乞办雪岳少

歸飛之寃錄功定謚優卹其家以激后將士又  
乞募人耕江淮荆襄荒田不稅不役家出一兵  
如四川義士進恢復机密才論俾邊帥招中原  
之人用兵以持燕山又進制挾權鑑取書傳制  
狄之說參考歷代事迹摠歸條例由十二門四  
十卷又富彊要策十卷專論屯田頻年雖嘗留  
意而未及前代者其說有三利害未盡爵賞未  
重委任未專三書既進送給令看詳咸云李向  
淵源議論詳釋八年冬遷太府寺丞再對極論  
文具之弊願深詔大臣崇尚實用明年春除秘

書郎異日兼權赴居舍人閏月暫催給事中日  
後凡三攝此職論事无所回擬建康將佐以獲  
盜轉官承旨司主之公謂軍律不脩部曲初盜  
曾无責野夾以捕獲推賞何以示警權臣館客  
奪官已久直赴殿試除倅臨安公謂其无一日  
考第如此則其類進矣耶律适哩乞其子閣職  
又二子爲額外統領乞寢罷使遠人知朝廷之  
尊不敢妄有僥覲劉光祖濫以邊功求厚賞終  
其不應格者五以駁之又論紹興府會稽和賢  
太重欲除手戶之弊莫若以田畝均科仍下兩

省集議亦不拘臣之說。上曰：如此則利害鮮盡人奏，選將於行伍中有才武智略者許自相推擇，更加考察。上曰：試如鄉言已試而顯者多軟熟不足用，對曰：彼惟保守富貴不思報國，自下拔擢人始奮勵。上以公誠實，擬職每加激獎，不可屢書。大將真倅從，臣召命亦行。繳奉上尤歎其正直，且曰：鄉不活激不求名，封駁皆當正欲。如此朕見鄉有節，集是以用。鄉公奏臣孤立，惟陛下聖明，是以客臣愚直。後省維持紀綱，封駁多則可見公朝。臣屢攝瑣闕，无非務

發明公道 陛下揔攬於上，寧執圖回於中。臣

輩扶持於下，如此一心皆能守法，則撓路寒

小人道消矣。但不避仇怨，恐遭中傷。上曰：

朕自照之無慮也。五月遷起居郎，冬薨。太子

左論德嘗奏講求渡江以來用度，酌至定制以

賦入之數七，由經費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人

命江東漕臣及此稔歲，余米分貯諸郡。郊祀先

雪後霽，願益加兢業以答上天之眷。州即或獻

羨餘，請更加覈實以代下戶之輸。除權吏部侍

郎，暫權刑部侍郎。淳熙元年廣遣法使梁甫蒲

察守中來二月借朝請大夫試工部尚書充接  
送伴使待之以誠折之以理因論和好公曰賜  
王敗盟送死為千古笑肅等唯唯且言其主遣  
使正欲再堅和好不肯舉兵先舉則曲直所歸  
公曰 皇帝守天下以仁尤以南北生靈為念  
豈有容易言兵彼此從順自然和好堅固肅等  
相雇云如此則濟矣以南書開權見待略死逃  
忌是以盡布腹心不敢有隱可訖備奏 上大  
悅曰卿等謂專對之才矣二年九月除吏部侍  
郎公久忒天官盡公革弊不遺餘力乞將堂除

呈試方許參選免試恩例並不許用曾經堂除  
人及舊許歷在部者請依次注招以均寒素印  
待才能刑廣福建到任賞格輕重不等宜加裁  
抑以革冗濫選人有力者初任或併取京狀有  
妨平進公請次在方許薦舉改官條例銓試之  
禁其密常奏自入銓曾不敢為簡推恐有負安  
任之意近德數吏為之肅然 上曰公生如鄉  
既无私澄汰多矣公体愛惜名器而持心道厚  
士夫受賜者衆有蜀士數人當改稅而吏以微

文沮格累歲公立為申政有恩科得官而復衰  
病來赴銓量公慰籍周至或問之公曰一官站  
以慰其蹉跎待次尚數年何忍沮之聞者感歎  
此皆本職大槩若論思之際知死不言嘗奏承  
早日久士風不振凡取人材當以氣節為先論  
軍政則乞遴一夫將郡守申嚴藝祖階級之  
法使分守蓋以一日又論四事一博訪誥悉水  
利之人閤震澤百瀆以除壅塞二歸正添差恨  
多難以贍養宜分給田廬以為兩淮殿最三文  
武官欲換授者並試文藝田罷火孝悌權令方

州於解試內取貢敷奏詳蔚上曰以鄉人材  
難得前後更無一人說卿嘗論王安石及零文  
子姦邪當罷從祀畫像又乞崇獎直言謂人生  
能來天下之言則下情通下情通則君子有所  
恃小人有所畏近日竊贈魏掞之獎詢鄭鑑足  
以風動天下監司郡守治狀顯著宜候任滿召  
還或令因任過失為非已甚且令鐫降以責後  
效庶幾數易之患寧執侍從歲舉邊帥一人堂  
察奏聞且以地方差遣以儲將帥之才又論唐  
取武士以入科不試孫吳之書欲倣其制止以

步射步弩步槍步刀四軍招兵號武士科中者  
予免丁役如齊之內改唐之府兵畧隙教閱以  
次犒賞擇其出衆者為之長又諸條具積次錢  
物有名無實之數因行慶典咸賜蠲除尋遇  
高宗過南內宴賞生出此奏 兩宮歡甚就宴  
降旨施行公前後四求外補上眷曲留求之愈  
力三年始得請十二月御批久典銓曹芳績日  
著除敷文閣待 制知池州時 孝宗方以職  
名為重非有功不除公以簡眷之深首得之四  
年三月赴鎮臨岐勤敏寬猛相濟布宣德意詢

訪利病以簡靜不優為本而賞罰必行吏畏民  
愛姦盜易之屏迹理財節用久而免溢既補積  
逋又代貧民之稅決訟如流吏不得以秋稅受  
輸多取於民公深疾之至是使輸者自槩予既  
徹聞有旨行之諸路增葺學校親較諸生課程  
時加餽遺以勉之嘗謂權禁太嚴愚民抵冒者  
衆嘗獲私茶其數甚多但籍其物而薄其罪官  
醞價廉味醇私酷不禁而自戕有邑令侵漁官  
帑止令備償其人愍志引妄公曰銅人豈世不  
忍為也文軍分屯下車大閱以兵三百萬犒之

軍士歡服營壘取水回遠為菑大池以便汲者  
百廢具舉安民之五年冬詔郡政脩舉實惠  
及民陞先圖閣待制民為立生祠六年春移知  
湖州挽留者繫道不絕在池陽為監司互乞回  
避會有言者劾任三日而罷允回任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初遞卒証青私啓透筒實以匿名  
書至徹宸听獄成具奏公因言事關邊徼此而  
不懲恐有甚於此者上深以為然遂貶極典八  
年臺評以為疑公坐鑄職十三年高宗八十  
之慶盡復舊職十四年屬疾浸劇自言尼運方

迫必不可為却藥不進求致其阜四月甲戌薨  
于寓舍公自持橐之後年勞賞格不因者二十  
餘年故官止承議郎府高密縣開國伯食邑七  
百戶遺奏聞時贈四官官其家二人娶錢氏朝  
議大夫億年之女封碩人先公一年卒子四人  
長幼止次端淑子即知平江府常熟縣丞次孺  
承奉郎後公十五年卒次躡修職郎新吉明永  
豐縣主簿女三長適迪功郎前温州司法參軍  
辛首次適修職郎疏嘉父府游浦鎮稅曾晏次  
適承平郎知滁州清溪縣魏峴孫男七繁榮榮

染車景裳女二尚幼碩人葬縣之陽堂鄉同奧  
之原通秦墓例六月乙酉諸孤奉公之喪合為  
公事親盡孝居喪哀禮俱至先以通奉遺澤返  
父長兄之子靖坎兄以疾廢又死後公經紀其  
家取從子竦為之嗣先以古賞及之崇篤外家  
養從母終身事乳母尤謹親故有以緩急告者  
力周之孤忠亮直無所附離名公前輩多知己  
者不緣介紹自結主如器業蚤就年几五十始  
有朝績乾道末年一歲几於九遷入從出藩濟  
簡深厚人謂妨用而遽退閒居鄞十率矣然不

以得喪芥蒂乎太師史公丞相魏公尚書法公  
為真率之集僑居僧坊僅瓦風雨自号曰梅堂  
號燕坐曰意足曰樂靜聚書万卷手不停披持  
身玉潔表裏允異望之儼然即之甚和死貴賤  
疏戚均為盡禮愈貴愈謙儉素不啻寒士杜門  
寂寂郡邑几於相忘凝塵端席處之澹如服日  
帽巾蕭散猝遇之不知其為甘泉舊德也字有  
楷法來量積習出入率更公禮之間尺牘為人  
歲去告身書名端重欽正見者敬之季有原本  
文有休要表章雅健追配前人尤喜論法道古

今典章无不該貫論可剴切通暢能動人主之  
听詩律酷似唐人杜詩韓筆深造精詣劉白之  
作誦習无遺不為艱深去澁之言矯激崖異之  
行免若介而有容交雖淡而能及位既通顯專  
以薦士為己任片善必欲之達所及至多  
皆知名之彦有至公輔者文集十卷奏議二卷  
梅堂雜誌五卷史評五卷及廟議諸書藏于家  
晚猶取歷朝實錄纂提綱目當世之志未衰也  
遺令諸子友悌守家法治葬以時親戚之貧惹  
廩給之或請億曰吾素不欺死于此嗚呼公

之所存可知也矣銘曰  
藝祖造邦功冠万世廟立四親如漢如魏廟曰  
太祖尊無二上室居第一祫則東嚮昔在五  
朝四親未祧開基之主列穆與昭猶虛東嚮以  
俟後世既祧而復熙寧橫議羣公爭論百有餘  
年惟公會粹集其大全神堯興唐封始於虎陳  
京抗論為唐太祖公之力倍過於京惜議之  
行不見其成孝宗聖明惟賢是東問公安在  
何見之晚乾道末年几於九遷入從出藩聲望  
燁然建明非一廟議為大自公發之礼正昭代

惟茲大端足以不朽在天之靈其昌厥後我作  
斯銘不顯幽光巖巖豐碑以貴其藏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五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六

四明樓

鑄大防

墓誌銘

端明殿學士致仕贈少師政殿學士黃

公墓誌銘

公諱裳字文叔其先出江夏唐晚徙梓之安泰  
六世祖曰文友者宝元康定間發粟賑梓劔閬  
三州飢民所治乃計朝廷特官之文交生阜  
生登生枝是也公祖壻何氏始籍隆慶之普  
成考安中居縣東郊崔公齒長忍亡所見聞悉

捐舊產居邑中不治他事篤於教子母鄭氏繩  
之如嚴公未冠刻勵激昂登乾道五年進士第  
調閬州新華尉未赴罹外艱邑子從授業公語  
以經義又為之講解其後學益詣悉焚其囊服  
闕授巴州通江尉三年杜門潛究經傳出入古  
今默而精忍或達旦不寐人與語若死聞然於  
是剖微析幽宏深四達文詞明暢動中律度始  
時人傳其詩不知其孝已成非復前日文叔矣  
總領趙公：說聞其名俾諸子從之游賴其東  
脩葬父祖及其諸父兩世九喪已而奉太夫人

游青城无如諸山率賦詩以寄意其絕孝幽尚  
有古風於世浩如也後總領孝公繫復紹以徃  
時邊民苦和余實不得一吏且督輸膏午漢  
中尤以為病公作漢中行以諷也李公意合力  
奏罷之民大悅公又作罷余行至今哥之公將  
之官至紀其昆弟親族之家而後行考滿用舉  
主闡陞為興元府錄事參軍能以情求獄脫冤  
死伸死若其衆終不訊一因用舉主管改秩制  
帥留公正薦五十公為之首召對論蜀兵民大  
計曰蜀中民貧兵困極矣臣思其故有二恨為

關外四州邊於敵境勢便地饒兵火之餘田萊  
多荒不用屯田積敵之策乃權民以養兵凡月  
既深兵民俱困此一恨也邊民仰給外府米運  
率指弘江若稍分邊屯使就食諸郡外計費省  
今千里漕粟商因為利凡以三石而致一石名  
為養兵十萬實養三十萬人兵因民窮職此之  
由此二恨也今屯田積穀勢已難行分兵就糧  
可猶可及 孝宗下其說卒不果行次論常平  
賑濟其略曰古人救荒良法不過常平義倉見  
今官司豈無楮積以一州言之則少以一路計

之則多水旱之災決不常有不幸而有決不同  
時苟甲乙相推迓相賑救則豐凶迭用可以死  
窮以此救荒似為良策又論關外義士人材馳  
勦緩急可使徃年師出秦州鼓譟先登官軍坐  
視不救遂皆陷設自今苟遇調發宜令主將自  
作一軍專攻守之訟任成敗之責明日除國子  
錄未几太夫人不幸宰相以關官進擬 孝宗  
怪問黃裳何在因奏其故特賜錢七十万甫除  
喪而短召既至 太子已登極公謂守成之主  
要在恢張志度為先因論大利害凡數千言大

略以為古人論創業守成中興謂之三難今  
陛下雖當守成之時而實任中興之責守成之  
道必有能為陛下言之者若夫中興規模則  
守成不同也政入守當據利便之勢不可不  
定行都富國強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課吏  
治捍內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因  
論都建康有五利天下大勢終在建康及言方  
今官雖具而職實不修一當立品式以課其功  
二當計資考以久其任既達都邑課官吏根本  
固矣則又據要地立名城環大兵以守之分大  
臣以鎮之今吳蜀綿亘万里雖號為重鎮宿師  
之地受兵之處率三年一易僅同列郡所謂國  
之藩籬門戶者固當若是耶陛下即位之始  
所與共濟中興者宰相也陛下主其謀宰相  
任其責用之則勿疑之則勿用苟輕用之於  
始必輕棄之於終別奏國方有大讎大恥大害  
大憂而為人臣子乃狃於玩而忽然忘之此風  
之成已非一日其要在陛下篤於躬行以感  
愧之而已矣又上奏曰今日之最弊兵多而食  
少一也吏多而官少二也變而通之惟當省兵

省吏臣以爲守備不闕則戰兵可省竊謂沿邊郡守宜悉除用武臣付以民兵責以軍政死事則耕有事則守如此則藩籬固而邊備實省兵之說始可言矣以民兵守雖多而無養兵之費以官軍戰雖少而有可用之實官軍之食可以少增吾民之賦可以漸減豈非至計乎若夫省官之說則當以理論之縱有怨咨寧死曲直夫實迹備則可以省兵執事理則可以省吏使即日行之其猶效將在十年之後苟又不然兵日以衆吏日以多他時雖欲逃怨於目前嫁禍於

後日不可得矣公在憂中益熟觀天下大勢至陞對其言條達以切太上異之於是始被簡記除太學博士不數月改祕書郎又旬日親擢公爲嘉王府翊善曰黃裳善論事必能開益皇子公感主知遂以輔導爲己任前後凡五年規切諷諫之語无虛日朝号爲能直言如姚坦輩皆所不及後來諸賢講貫切劇亦皆自公發之公講春秋初及主正月曰周之王即今之帝也王不能号令諸侯則王不足以為王帝不能純御郡鎮則帝不足以為帝今之郡鎮即古

之諸侯也周之王惟其不能号令諸侯故春秋必書王正月所以一詩侯之正朔也今天下境上比祖宗時不能十之四然猶連跨吳蜀荆廣閩越二百州兵分民分任之吾民者二百州也任吾兵者九戶統也中興以來三丞相苟堆不能統御則何以服之上曰何謂九戶統公曰唐太宗年十八起義兵平禍亂今年年既過之而國家九戶統之設豈容不知然則是可不汲於季乎公性真率而語踈達上大感悟恨得公晚及講鄭伯克段于鄆公曰

段驕而有過鄭伯乃以兵取勝使大王如鄭伯之有段宜如何處之上思良久公曰大玉獨不見孟子載舜之事乎象舜弟也舜封之有庠不及以政凡親親之道但當富貴之不可使之預政乎此舜與鄭伯之得失也上曰善公因事啓發大率類此他日有東宮舊人除帶御器械詣王府謁謝上接之重輕中節左右咸驚退以告公翌日講左氏禮有等衰因問上曰昨日聞大土待某人正得等衰之說有之乎上曰有之人不可無學前日臨

不冒中即有區處如有人在心腹間高度也公  
大害曰大王之季正當見之處不今日等衰  
之說即是意也公大抵即不則以不書言舉  
不書則以不書合辭所汎論亦必曰前日不書  
云云或上所未喻又曰不目不書云云上  
意益嚮因作八圖以獻曰大極曰三才正往曰  
天文曰地理曰王伯季術曰九流季術曰帝三  
紹運而終之以百官文武各述其大旨陳之可  
謂該盡而宏遠矣公每日爲季之道要當体之  
於身本之於心 太王宜以心爲嚴師於 王

心有一毫不安者皆所不可爲也凡 上所行  
有一善必誘掖稱贊俾日進不已否則盡言无  
所諱 上謂人曰黃翊善言語亦難堪惟我則  
能受之每至喪敗危亡之不爲 上精言  
之 上必傾听 上嘗侍宴宮中從容誦酒誌  
語 太上喜曰翊善之功也一日輪對勸 太  
上曰陛下有五美三戒何謂五美曰仁曰誠曰  
明曰公曰斷公各指不如此如此曰此 陛下  
之五美也何謂三戒曰立規模崇儉德受忠信  
時 太上意生安靜之說因循寢急而用度賜

平過多忠鯁之士相踵去國故以諷焉後命公  
接伴虜使因通兩國名諱而高宗猶稱帝名  
公曰高宗祔廟已久乃不祔廟諱前實失之  
安可不改乎令典儀通意虜使難之公曰前乎  
此在二十七朔之內故未皇及今已即吉當互  
傳廟諱徃返數四虜化語寒然寸以前例不果  
從公還奏曰臣以理詰之其辭已順耳聞國體  
從遣使人當力議改正太上納其說紹熙二  
年二月雷雪交作公負封事其略曰謹按易  
出乎震：為雷君象也震本坤体防自外來交

之有動乎情愆之象是以圣人於六十四卦之  
中凡涉震休者取義尤嚴在復則曰雷在地中  
先王以至日閉關欲其復之靜也在隨則曰澤  
中有雷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欲其居之安也在  
頤則曰山下有雷君子以謹言語節飲食欲其  
養之正也復之靜晝不可以鄭聲撓之居之安  
夜不可以愆心蕩之養之正食不可以旨酒亂  
之夫人主起居動息人雖不知而天則知之變  
異之來豈容掩覆震之象曰游雷震君子以恐  
懼脩省脩省云者謂省己之私也豈時岐之謂

哉公疏特切深皆人所難言者時求言之詔及館職卽省而不及公不果上四月擢起居舍人未几瘡發于背吉滿百日甫出卽直前奏事曰唐太宗最重魏謩一旦至欲殺之凡人主私心非必如好色好貨之類然後謂之私也不爲不出於公而執以色見皆私也私心旣生則以諫者爲病必求有以勝之勝心旣生則以諫者爲仇必求有以遂之因私心而生勝心因勝心而生忿心是三物者爲之蔽雖以太宗之於謩猶不免况其他乎 陛下卽位以來臺諫之臣不

得其職而去者幾七八輩 陛下亦知三蔽之所以然乎且如 陛下之待人本不甚厚徒以臺諫攻之愈甚故 陛下庇之愈力 陛下之本心亦忽不自知其如此也望 陛下靜察吾心勿使有秋毫之私此心旣公無所偏係則聞臺諫之言必從何由以勝心臨之待臺諫之情必厚何由以忿心加之平公久侍 玉卽一再遷官兼翊善如故見 上爲孝日益周諷日作澤天儀輿地圖以獻皆以木爲之因爲歌詩勉 上進孝如天之運行而不急及念 祖宗

郡國大半陷爲賊區乃王心所宜感憤者觀  
公之志凡可以動悟王意者死不爲也居數  
月除中書舍人制詞坦明人多傳誦公旣擢禁  
從念國家日忘武備勢浸削弱復勸太上一以  
右武爲事曰壽皇在位三十年待遇武臣拊  
循士卒恩意深厚三軍之士至今書者无不威  
激恨天下死事不得效死以報君父願陛下  
勿替此意又請權撥鄂諸兵一二萬人分屯襄  
漢張形勢以備敵公心之素所存者然也天下  
方恬於宴安公策亡所施用卽人此歲日夜望

車罵之出譁言紛：公奏疏極論自今宜五日  
一朝以解中外之謗一疏之中凡六七致意焉  
尋除給事中同知貢舉未几除侍講公在瑛園  
甫一月封駁之章无慮數十上貴戚宦寺一限  
以法最後指待臣進用不當綴論甚切翌日遷  
公兵部侍郎公不受命堅乞去久之王御奏  
乞留公遂除顯謨閣待制專爲翊善公始就職  
未几瘡復作轉乞連去去不許病稍差又上封  
事請車駕卽日過兩宮言極苦尋復除公  
侍講引對便坐又爲太上力言父子天性

陛下於重葬不應有他疑。太上徐勞公曰：近見嘉王季問殊進，應對議論益非前日。此皆卿力也。公曰：臣教正此來，熹四十年季問陛下，宜教召使得僚屬且言。王初就傳，蜀士楊輔、劉光祖相繼在選，可復充季官以廣王之間見。太上悉嘉納時，太上久不過宮中，外莫喻其故，侍從同班抗論不已。孝宗不豫，中外憂危，季勢益急，輔臣交口諫，不听。公復抗聲切諫，至号泣隨之，宮門閉，掩涕而出。公自是瘡復作，連章請外，又請歸田里，書再上，不報。即

移疾關外待命，兼旬間。孝宗遺詔亟入臨瘡，遂大作。上即位，公病不能朝，再除給事中。上語輔臣：此黃裳舊官，宜改擬他職。日以權禮部尚書進。上曰：獨不可其尚書乎？且令兼侍讀。上意即欲大用，數問公疾如何。公力疾入謝，出一奏，諄諄數千言，備極忠愛，大畧以謂書傳所載前古人君如堯舜禹湯文武，壽皆百餘歲，在位之日多至五、六十年，而其所為之，自少至老，只如一日。至於後世之主，享國之日率多不久，其間如漢武帝、梁武帝、唐明皇，此三

君者得年稍高在位稍久而其平生所為是非  
美惡如出兩人治亂安危亦全相反此非他故  
由其持心之一字不一也持心一則始終如一  
否則有始而无終 陛下今日改如涉大川行  
万里同來知登岸稅駕之期臣請彞舉已行之  
事論之且 陛下新即大位初臨万几虛心忘  
我委任大臣故出中書万事坐理此正得人君  
好要之道使大臣得人常如今日則 陛下雖  
終身守之可也臣恐數年之後 陛下應酬日  
熟聰明日新亦欲出意作為躬親聽斷左右迎

合之徒竊窺 聖意因而獻說謂 陛下委任大  
臣意非不善然事皆決於外庭權不歸於人主  
日積月累恐成亂階 陛下聞之能不介然於  
心乎臣恐是時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矣若不  
委任大臣必須借助左右小人得志何所不如  
陰竊主權潛移上意引用邪黨殘害忠良其為  
禍患何所不至乎臣之所憂者此也 陛下深  
鑒近弊將用臺諫每有彈劾死不听從善惡區  
分綱紀振立此正得 祖宗設官之意使臺諫  
得人常如今日則 陛下終身守之可也然臣

恐自今以往臺諫之言日闕。聖听或斥。小人之  
過使。陛下欲用之而不能。或暴迂習之罪。使  
陛下欲親之而不可。所言滋多不能。无厭之心。  
既生不能。无怒。左右迎合之徒。竊窺聖意。因而  
獻。既謂。陛下將用臺諫。本以章弊。然。諫得  
志。遂使人主不能自由。陛下聞之。能不怫然  
於心乎。臣恐是時。獎用臺諫。亦不能如今日矣。  
夫朝廷所恃。以分別善惡。使君子小人。不相侵  
亂者。專在臺諫。陛下苟厭其多言。不復聽用。  
則。為臺諫者。咋舌閉口。无所論列。君子日退。小

人日進而天下亂矣。臣之所憂者。此也。此二事  
者。朝政之大者也。若自其切於。陛下之身者。  
言之。又有大者。為因條舉曰。陛下篤於孝愛。  
如是。勤於孝問。如是。薄於嗜好。如是。然。臣亦恐  
陛下自不能保其常。如今日也。又曰。天下之事。  
不可勝言也。人君之憂。不可勝計也。始自臣所  
言。數事思之。其可憂者。已如此。其衆而臣安得  
不以為憂乎。者。唐太宗老於世。故在位日久。魏  
證猶以十漸戒之一。謂其漸不寡。欲二。謂其漸  
不愛民。三。謂其漸不利物。四。謂其漸疎君子。五。

謂其漸貴異物六謂其漸疑大臣七謂其漸好  
畋獵八謂其漸輕臣下九謂其漸倦朝政十謂  
其漸忽永旱使證生於今時其所以為陛下  
憂者又當如何夫心者動物易縱難收人主之  
心又與常人不同溺於富貴放於安逸朝善暮  
惡固不可保陛下欲求所以持心之說臣請  
終言之自古及今有治則有亂有安則有危有  
存則有亡使人主之心常知亂知危知亡則又  
豈青頰更自放於安逸之地書曰予臨兆民凜  
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又曰慄慄危懼若將墮于

深淵又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此聖人持心之  
法也世豈有馭六馬臨深淵蹈虎尾而安危存  
亡之念不關於心者乎凡首末皆主此意公絕  
筆之作也明日 上復召公移坐與語從容良  
久後數日有旨克明堂禮頓使公疾寢羸不復  
可出時 獨語曰五年之功无使一日壞之度  
吾必不可為矣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者蓋  
憂之深也公連三歲病瘡至是以積憂故瘡雖  
損而地疾乘之九月二十四日卒不起 疾亟  
命子弟秉筆口占遺表大抵不異前奏意曰

陛下好爲之。上大驚，說傷悼，即日批出除公  
端明殿學士，致仕。他思禮悉依執，改朝廷上下  
聞公死，皆撫手相弔，以爲國之不幸也。丞相爲  
上言，至泣下不能已。遂贈公資政殿學士，所以  
贈卹之加厚。公寬簡樂易，不爲拘；平時於利  
害是非，若不经意。至忠義所激，奮然忘自。每論  
事，人主前其氣平，其辭切，其言核，其理盡。人但  
見其發於造次，若天機之自然，不知其燕居深  
念，索之精而見之切也。爲人喜，思慮樂辛，勤而  
對客，輒懽然言笑。終日飲酒，无筭其爲。學恥一

物之不知，苟一家言，无不交而究其說。推  
賢獎善，惻孤恤貧，蓋出天性。外內僅書一十考  
積官，至朝請郎。公娶蘇氏，繼王氏。王氏旣喪，又  
連失二孫，每語人曰：富貴真禱禍之且也。旣病，  
客視公，嘻笑曰：僕其愛田間女，耕夫也。伍時  
時稻芋，翁然豆飴，藜羹山中之樂，真无史也。儻  
得乞骸骨以歸，足矣。嗚呼！公之立朝，終始大節  
如此。朝野望公，即預大改，而天遂奪之。壽止  
十有九。惜哉！皇考贈承議郎，母妻皆贈碩人。一  
子瑾，承務郎。女二人，許適進士何鏜，前進士何

伯翼公與子公同在後省年餘相與甚厚抵掌談  
世故言議多合各誦所聞終日不倦地相去萬  
里而肝膽相照傾倒无不盡嘗笑謂公曰前後  
得制詞數篇皆出君手思有以報未能也尚忍  
言之左史劉公光祖教公之行瑾以請銘於公  
因盡得誦公遺文高如殆不可及平如亦自有  
一種風氣至論事之書明白洞達夫人而能知  
之若其剴切精忠憂深而思遠撫卷三歎使人  
流涕而不自已也惟左史之作文實事最敬俾  
載於石而系之以銘曰

井絡之區為東西川鍾秀在人名士出為有卿  
有雲有武有淵三蘇諸范踵登英躔巖々劔門  
山險地偏勢連瀾隄秀氣弗宣涉歷千載扶輿  
蜿蜒萬山之中乃生斯賢英特雄邁高視八埏  
輔以孝力窮探本原移孝為忠立朝卓然大放  
厥辭豐々百篇惟我慈皇識之最光俾侍  
嗣聖設職惟專官雖屢進職終不遷公能盡忠  
左右累年引經据古指事陳前義所當為執之  
弥堅死生禍福咸委於天神會氣合奉以周旋  
夾日以飛入侍細旃將降大任忍為登仙上

心震悼恩賁九泉炳々八圖今實終筵殄瘁之  
悲心折涕漣鳴呼余嘗評之先見如呂中丞勇  
決如范蜀公敢言如蘇文忠蓋司馬公自以爲  
不及者公或過之而皆得其全嗚呼尚何言哉  
知公之深者然後以余爲知言

攻  
生文集卷第一百六

攻  
魏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

四明樓

鑰大防

墓誌銘

朝議大夫祕閣修撰致仕王公墓誌

銘

紹興七年有旨王勳召赴行在所三十二年有  
旨王正己不畏強禦節槩可稱三省詳加訪問  
其人如在可矣甄錄尋召赴行在二人蓋父子  
也先是公之父知湖州長興縣有治聲高宗  
皇帝以廣南舶政大弊命二府大臣擇士人脩

繫者為之樞密沈公子求參政陳公子義俱以  
為薦既對擢提舉市舶果以清裁著名歲大疫  
夫婦繼歿買胡哀之率子二百万為賻公時才  
冠固却之且曰吾父以廉直聞吾雖貧旅猶能  
負喪以歸不愧廉叔度也聞者歎服以為有是  
父而有是子公在海陵當 孝宗皇帝后精之  
初既有訪問之寇至淳熙元年詔求廉吏以勵  
末裕丞相葉公衡方在政府以公辭賻予為稱  
首又復召用嗚呼人亦有言廉者士大夫之所  
當為古者在位皆節儉止直故不以廉稱然考

之同禮天官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吏羣之  
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  
曰廉澹六曰廉办說者曰弊斷也既斷以六事  
又以廉為本然則成周盛時亦以廉為難而况  
廉耻道衰之久惟王氏仍父子以廉顯父不寃  
於用而子卒為世名卿皆自此發之盛哉公舊  
名上字從小從真不字言以避 孝宗嫌名改  
為字伯仁父舊字正之至今以舊字行其先相  
廬人六世祖仁錫仕吳越為明州衙推因家于  
勤之桃源曾祖說以孝行為鄉里所宗師實五

先生之一也以季子宗正少卿珩贈良青光祿  
大夫祖玩贈朝奉郎父提舉也終生朝撤郎贈  
金紫光祿大夫母蔡氏元氏薛氏贈武陵永寧  
普寧郡夫人公蔡出也子後母尤謹幼警悟少  
長益嗜書史既免喪首以金紫遺澤奏長弟少  
卿尚无恙自欲任公又請以季弟必欲自取世  
科少卿諭勉再三始授將仕郎既而愔然曰仕  
行吾志不負所奉足矣何必爾遂不復再舉業  
而異信州王使君從相子通經考古務為有用  
至今二王為枕源之望為洪州豐城縣主簿

漕撤部綱方詣臺受要束使者却謁叱鈴下卒  
伯遣公不勝憤遽乞休致遂遭重劾公處之如  
平時使者罷乃免帥以公易理官有寓公由時  
相姻黨先與一富民有他憾謂家舍失瑞香花  
以疑似誣之逮繫郡獄詛公文致其罪公證其  
无他又忤帥意竟稱疾而去游宦之始所立已  
然歸而攻苦食淡左圖右書饘粥幾不繼泊如  
也又二年始授婺州司法參軍詔舉縣令會稽  
郡主史公浩為司封郎以公姓名進知泰州海  
陵縣張忠獻公浚募万弩手官吏畏忤奔走恐

後公獨以邑民方脫兵火之酷募旣難從聚亦  
无用陳利害以獻旁觀为之股栗公亦謂告以  
俟忠獻以書迺謝慰勉安職人始服公有守而  
歎忠獻之樂善也隆興改元正月對垂拱殿  
上意嚮納改宣教郎幹办行在詔軍糧料院乾  
道二年詔薦監司郡守丞相魏公杞在瑣闥薦  
對祥曦殿權司農寺主簿知江陰軍在任得旨  
松江郡籍民為兵防江守城為大軍声援公抗  
疏列上徒擾良民无益備禦者七條且言舊嘗  
為山水寨騷動兩淮競進圖冊謂得勝兵數十

万虜亮深入乃无一人為用虜退起焚官寺声  
言欲燒棄山水寨索牘以絕後害此最深切著  
明者公以此罷而地郡亦徒擾如公言起知饒  
州改嚴州復改饒州以事忤憲司劾罷主管台  
州崇道觀以葉丞相之薦除尚書吏部員外郎  
權右司郎官遂為真葉公去國公亦遭論再奉  
祠除嚴州改婺州內引奏百尤加褒納至偏下  
數刻治婺數月改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初知湖  
州未半年罷而版曹以一全年運欠奏公鑄兩  
秩不办也又為外祠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謹

臣請行客販鈔鹽薦浙西帥屬胡庭直至二廣  
議可否公首貽書於胡又奏其言胡還朝盡變  
前說議臣亦駁公所陳金字牌踵至必欲施行  
公不為屈復辦新甚苦大略謂西路官賣誠非  
鹽法之善然科折有弊尚可禁止若客鈔有虧  
死法可救漕計立見空匱諸郡取辦務必不勝  
弊而又變矣臣去替不遠計任內決可支吾豈  
以利害不及身遂為詭隨以欺 陛不移公漕  
湖南而議臣帥桂林以庭直代公且領鹽事行  
其說庭直身受其弊以憂死既而公私告之民

不聊生 孝宗聞之震怒議臣坐殿譴而法果  
變矣如江西提刑易節江東未到改運判又移  
淮而以職事修舉直宝文閣江東運判俟除左  
司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可借禮部尚書  
接送伴金國賀正旦使正處使之非儀折價者  
之路四死不聳服 太上皇帝踐祚賜金紫遷  
宗正少卿自以仕子不當預玉牒吏可力辭改  
太府卿丐外除祕閣修撰江東提刑俄改浙西  
以末疾求歸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既再  
任紹熙五年八月乞致其可十月以 今上覃



何為不可人駭其不易而自處恬然亦不以此  
干名於時廣東一節有孫偉妻父者知名士自  
号七澤老渙作將周翰傳具載始末公嘗刻於  
金紫碑陰以彰先德而削去辭賻數十言則公  
豈干名者耶未嘗求合於人而當世大賢相知  
甚衆 孝宗擢公於下察將大待尤渥漕淮南  
或言鎮江軍節張詔不法幾中深文特命公竟  
其事公為办明止坐薄責前此監司未有越所  
部而治予者眷倚之意可知然中外踐屐終不  
得一登禁近非命耶自退之後聞朝論欲再起

之笑曰少欲掛衣冠老乃強吾顏以進耶風力  
素高晚而益嚴絕不可干以私剖符數郡持節  
幾半東南所至无聚斂之政省鞭扑之苛不徒  
以文法臨賓屬而有父兄教子弟之意薦舉必  
公按刺至寡而端毅簡默望風畏之及其即之  
也温洞見肺肝一善可取口之不置臭味苟同  
忘年忘輩行年之傾徇風流韻度如晋宋名勝  
又使人意也消藏書至二万卷手抄為多号酌  
古居士又以名其堂詩文似其為人少嗜山谷  
詩造詣已深如紫微王公洋所擊賞晚又以杜

少陵蘇長公為標準石湖參政范公成大見公  
近詩喟曰不惟把降幡殆將焚筆規矣有文集  
若干卷藏于家始孤撫養弟妹得所歸二弟  
教之有成正功今為蘄州正民俸天邑三人同  
時奏子鄉里以為榮公不肖晚出以成始之故  
辱在親黨省可以來家誨予特異比黜朝行聞  
公林泉甚道夢寐欲待巾屨歸而相得愈歡以  
為不負我所期也劇設痛飲或連日不倦人之  
云亡有識共歎豈不一夫之私哭之以詩曰槁  
梧誰共語空斷伯牙絃嗚呼尚忍銘公也哉銘

曰  
士為民瞻莫先於廉惟公父子持身特嚴父亦  
究用子以是顯終始一節百行俱善皇：孝  
宗知公最深視公之心如日斯臨風裁日高譽  
望日偉三仕三已蹈而復起毅為而味介焉而  
通老成典刑今孰踰公人惜公歸公自謂晚一  
立一壑徃而不反我銘新阡匪哭其私繫爾後  
人尚其似之

朝請夫夫致仕王君墓誌銘  
吾鄉五先生俱以文行師表士子惟桃源王先

生暨我高祖之後皆大益其啓迪後季德澤之  
及來裔者源深而流長矣先生之子宗正少卿  
珩孫廣南提舉市舶勲績登進士科提舉疏財  
尚義以廉節著所積尤厚是生三子長太府卿  
諱正已次即君也朝請大夫諱正功季知安慶  
府諱正民三人以節誼政術能世其家嘗一歲  
同奏子興固未艾也嗚呼昔者公旣銘太府之  
墓才八年而君父子季相繼下世旣葬矣君之諸  
子以國子正袁君變之狀求銘惟王氏樓氏自  
二先生以道義定交太府壻吾門姻好稠疊至

感今懷昔乃被其大槩為之書而系以銘君舊  
名上字从小以真下日思字有之後以避 孝  
宗嫌名改為遂字承父曾祖諒先生也贈良青  
光祿大夫祖玩贈朝奉郎父贈金紫光祿大夫  
娶蔡氏元氏薛氏贈武陵永寧並寧郡夫人君  
薛出也家世之詳已載於太府之志惟君生而  
不凡幼篤於孝不待彊教已如成人以金紫遺  
澤補將仕郎紹興二十四年由銓選授右迪功  
郎撫州宜王縣主簿尋多處州青田有許夫死  
於殿者君按視則更曰自經君察其必以賭故

即用初情訊之具服隆興初調筠州司理參軍  
筠州道院而獄亦繁精意推鞠控岸屢空乾  
道二年循右從政即四年為制湖南路轉運司  
主管帳司給事黃公鈞主漕計以嚴明稱察屬  
僅取充位君果於立事備訟見屬剖折无留難  
黃公舉以所同列之持兩端者尚書沈公介如  
帥尤簡貴威重裁決无敢輒經外臺者理或未  
安君改之不疑沈公更加敬異不以為忤也二  
公爭薦之又為廷譽不暮月舉前應格七年改  
宣毅郎知化軍莆田縣素難治至謀訴

數百懲其非實而決其久滯者遂寢以清省宋  
氏子怡勢突入殿吏林公析守信其從父太季  
諸生也喧競于庭皆捕治使服而徐釋之且戒  
白後復尔不汝貸也感謝而去林公由是知君  
後為監司嘗表薦之邑岸火姓鬻鹽因為寇鈔  
捕獲數十人其黨募取殺傷卒徒篡官亦被數  
創赦至得免而郡怒其生事君曰拒捕至此而  
賞罰不伸何以所其後即窮治之而賞官兵為  
又修陳霸斗門以求灌溉之利淳熙六年賜緋  
衣銀魚七年通判潮州莊誠往郡守忒无間言

郡人有為憲屬者武斷鄉曲征利於近郊君裁以法不勝殘怨擠之不遺餘力君用是罷將歸會劇寇沈師逼城民走依官寺君開門納之力贊劇將修戰守具甚悉賊知有備而退衆皆曰是已罷官而為民深切乃如此耶至其行多尚泣者九季簽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十一季改淮南皆以伯氏將漕引嫌十四季主管湖北安撫司執宜文字紹熙元年差知澧州陞辭論沙毛子及雜賣場二事上亦深知其弊嘉歎毋四三季到劇帑庾枵然廩祿累月不給君

去其侵蠹之已甚者節浮費汰穴食補罅漏郡計无乏及暮而用頗裕乃從邦人之請即州治之前闢城通道建禮陽樓前俯大江巨麗軒豁遂如一方偉觀嘗屬公記之由是人心闡懌士氣振厉比舉多決科者藥園寺僧以稔惡聞邑令發其端謂罪不可赦而以賄緩其獄君詰之治始急復賅於上司之吏移文使先縱遣而以贖來君曰欲以勢力求免耶即日杖之五季奉最还朝奏事重華宮行内深称上意遂知蕲州自私子之廢淮民多憲鮮有益歲遇霪雨

至絕市死采君以慶元四年視事急發廩而損  
其直且多邀米商許以蠲征舳舻輻湊又念歲  
收才能自給而巨商率先以定貨來售未始登  
場厚取其贏君以如過采固非古訓而坐視民  
食之空怒將誰執力請于朝乞禁止商販許之  
民相謂曰後君通變如此白尔有足食之望矣  
有言銀鑛發于山者君欲遏之而未得其說者  
老訴云往歲嘗有此市官不熟計而遽行之非  
徒死益治戶以虧額坐深文鬻產以償者數百  
家痛猶未定也君由奏罷之佛燈大師者自称

戚里挾權要書走州縣攫取无藝久病其於莫  
敢詰君出郊有許者五捕之察佐勸止而听比  
至一默隸尔致之法六年除廣南西路提點刑  
獄公事无秦元李賜四品服廣占之俗輕於胃  
禁而上官以公按吏如從厚君深病之劾其貪  
暴之尤者詩託一无所听始知悚懼而君亦復  
危矣興安令之子蹴小吏至死逮繫郡獄令脅  
治獄者欲變之君怒曰臺治所在可使死者抱  
冤乎劾令而移獄鄰路令誣訴於言者公迺論  
而歸自以无嫌於中處之恪然二年冬主管建

寧府武夷山神祐觀三季正初屬疾癸未終中  
家享年七十有一娶同郡伍氏贈宜人先二十  
九季卒今宜人應氏子男六人深從子郎新元  
為軍巢縣尉瀆迪功郎新池州青陽縣尉洙迪  
功郎太平州晃湖縣主簿登紹熙四季進士科  
泌將以遺澤補官女八人長適從子郎監紹興  
府會稽縣戶部贍軍上臯酒庫毗陵張符女後  
君半季卒次適進士伍遵第五第六女蚤士餘  
子弟四弟五男俱有廢疾孫男三人仁之儀之  
信之信之先一季卒二女一大一未以先是伍

宜人葬于鄞縣桃源鄉排墮之原諸孤以四月  
己酉奉君之柩合焉君資稟忠信不發一妄語  
妻子亦見喜愠之色可心見誠吐露情素孩孺  
有口亦告以實亦敢戲悔之田夫野老市井小  
人過而扼之俯接惟謹或過机阱險穢之人一  
割以試從自意倘以是善與人交終始亦變筮  
仕之初或言邑令有心術亦當有以宰筮之太  
府問客言何如君曰以誠待之尔何術之可用  
卒子令甚厚至執手亦忍別也但以君如物  
自謹之人而遇子敢如毅然不可干以私每曰

食君之祿徇情撓法以取說於人自由計則得  
矣如休國何廉潔守家法俸入非今所載者謝  
亦受禮陽終更吏白有資送錢三百萬悉拒之  
惟備丹浮家而歸郡人歎服所至未嘗飾治器  
用下市一物南陽荔子最盛有以名品餽者至  
辭之愀於仕進不求知於人而人自知之丞相  
趙衛公樞密使軒山王公每欲訴引丞相京公  
尤稱其負淳力薦於上晚歷麾節皆其力而居  
亦自知也張行講杖風裁甚高在潭陽從雅相  
愛重吟君為齊幸兄清貧自處質貸以給奉已

至薄得祿不足以償逋負如是者三十卒然持  
損有餘補不足之說有義而亦勉為之後既積  
裕親故有求隨力以應隆冬細民乏食賑以无  
倦色幼孤鞠於兄嫂少長省而自念孝養死及  
以事親之礼而之嫂即公先祖少師之季女也  
伍宜人亦順適君志躬執婦礼既止祔于廟以  
時奉祀太府諸女之行竭力以助簽具良厚皆  
人所難者性嗜琴多錄未見之書唐諸帝寶錄  
嗜備今寫本及版行者各万余卷少喜為詩周  
旋太府公主信州之有佳句公主之相下上莫不

益告平澹有荆澧集行於時餘藏于家嗚呼書  
曰言人由善惟日不足卷阿之許言求賢用吾  
士也漢文帝初立召由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  
乎用家困人以言士由首文帝之化幾三王實  
基於此王氏父子兄弟皆有以自見於世惟君  
制以醇為立身處家施於有政風誼聳然而其  
本體蓋所謂吉人吉士長者人也故鄉評卒以  
是歸之使其得位而可以使鄙夫寬顧夫廉而  
風俗庶几於古小試緒餘感化已多一區之宅  
始成求田足以卒歲天假之本亦可先卒鄉曲

而遽已矣此某平日敬歎每以語人者今也四  
子俱列仕版家道肅穆天之數佑如此為善者  
亦可以勸矣銘曰

恂：王君家世儒雅居尤為恭視如朴野周云  
吉士漢言表者居其人歛力行不捨藍田皆真  
元規非假施於有政不言而化義所當為勇於  
施舍麾節倦游求田問舍謂宜上壽式是鄉社  
云何不淑棣華凋謝高其門閭尚客駟馬詩以  
賜之用慰泉下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八

墓誌銘

四水樓

鎬大防

叔祖居士并張夫人墓誌銘

居士姓樓氏諱弄字元應以之鄞人也先世居奉川後徙為曾祖果亦仕祖郁以古奉全德如鄉先生登第主庠江簿以祿而逮親不復仕進終大理評事累贈正議大夫考尚正議之季子篤奉晚不衰以特奏名補和州助教居士世其家者也讀書敏而勤百氏之書无不該貫白讀

音訓考證是否有先儒之所未發朱黃儲校奉  
者取法焉小孝尤精鄙流俗簡陋手以古字寫  
春秋左氏傳禮記莊子以課其子用志如此然  
澹於榮利少舉進士一再不遇已甚厭之遂不  
復為場屋文而孝尚益高娶夫人張氏里人詢  
之女勤儉靜專克相夫子蚤歲居貧甚夫人心  
計有餘而濟之以識知所取予未始少人為怨  
二人同心而家益饒兄弟五人居士處其仲性  
孝悌私州病沉綿累歲下二弟二妹皆幼稚夫  
立所以奉甘犇畢昏嫁者維力之盡夫人承其

意无不用悉他日聲先世家產四於之獨不取  
一金夫人亦无難色且贊其決正議好著書手  
澤盈篋兵火倉猝居士尤以如憂夫人捐金墓  
人窖藏人至今得為家室居士中年益薄世故  
好浮屠氏之說名山古利意有所寓假榻宴坐  
一鉢一袖或累歲忘返間過親族所至如歸為  
人樂易無長少與之無間豪飲劇譚袞袞竟夕  
道古今涉經史旁出入釋老裨老之說如畫一  
二坐客傾听不暇倦遊選家屏處一室乾道癸  
己歲於是年七十有五矣正月十有六日感疾

以卒夫人既率諸孤以是年十二月二十有一日葬于陽堂鄉梅湖之原持門戶愈謹奉佛愈嚴平生自奉重薄見華靡之服至瞑目不觀曰吾以儉之故不妄取不妄用雖不能甚富亦未嘗困乏此夫人治家之要也至賙人之急雖多不較病給以藥死給以棺者日相踵寺觀營繕隨所求而應之晚益了悟歎曰吾為能以垂盡之年尚較米鹽耶聚族而訟盡以家所蓄分終子舍戒以自力毋輕費淳熙壬寅四月十有四日卒享年七十有八將以明年閏十有一月十

一日啓居士之墓而合葬焉子男五人曰由仁曰行仁先居士卒曰城先夫人卒曰琰俱業儒承居士之訓書傳如流女二人福州懷安縣丞杜友直其婿也一蚤亡孫四人鋹鏗鉉錦女六人長適翁烜次適豐有基餘未行曾孫一人嗚呼樓氏自先生起家皇祐中衣冠相傳六七世矣豈惟祖考積善所致蓋先生教授鄉校三十餘年諸生皆當世名士一門書種賴以而絕有如和州居士雖而得施用而力紹世業流傳典刑使後生猶得沾丐其所以維持之力也

多後來者可無念乎居士實先祖少師之從弟  
葬之日夫人以墓銘見屬公自念生晚少見前  
輩每待居士則受誨良渥尚歷歷能記餘論又  
如字以以防也嘗由詮次行而未及成而夫  
人又亡矣乃以二叔之命併叙而銘之銘曰  
學為甚博以也元嗣窮通有命六繫巧拙達人  
大觀欣戚祇絕不之者存厥有高節變彼賢配  
千載同穴孰發其潛視此幽碣

盛夫人墓誌銘

孺人姓盛氏世為餘杭人有曰蟪者仕吳越位

通顯錢氏納士始居嚴之建德又使嘉禾因家  
為曾火父借德興令大父兌贈通直郎父師聖  
迪功郎充戶部經界所措置官德興公且老猶  
提五子試場屋各以一經号六經家孺人年十  
有八歸于洪氏夫曰懷祖今也通直郎賜緋魚  
袋寔吏部尚書文憲公之次子也元祐中孺人  
之伯祖俸以名儒為國子司業文憲公從之遊  
雅相器重遂為忘年交既銘德典之墓又締婚  
為孺人資凝重喜怒不見於色平居歛衽危坐  
一語不妄發有所酬答唯而已笑總啓齒若懼

有所聞閨內雍如也孺人厚貲裝嬪大家男又  
鼎貴而自處冲靚食不兼味裘葛瓦副未嘗有  
所表襮姑文安郡夫人尤愛之通直夙登仕版  
而宦情甚薄兄斗朝籍弟亦補京秩通直公固  
亦屑意孺人亦安之也文憲多孫孺人之長子  
藏年始髫髻文憲愛其穎悟欲先奏補孺人力  
辭至泣下文憲如之嘉歎然卒先之遇下有恩  
意待子婦如賓客未嘗見隋容妾勝有過告諭  
至于再不加鞭非故有終身不忍去者淳熙三  
乙未秋七月屬疾藏官泉南孺人念之甚苦疾

遂革以二十八日卒享年六十有三會通直引  
年休致明年以郊霽贈孺人子男八藏新處之  
松陽令革新建康濟司法參軍皆從政即曰邁  
先卒曰芹曰藹曰奮曰藝曰薰女曰長適姑蘇  
翁浩次適丹丘起二人未行孫男八伯景仲  
果昭孫叔旦會孫皓孫魯孫聯孫三女六長適  
近平陳仲達餘皆幼以其年十二日八日葬孺  
人于台州寧海縣鳳潭西之原通直子諸子哭  
之甚哀松陽一日過予泣曰藏下孝素如吾母  
所鍾愛宦奉垂二十年輒不偶死以奉一日歡

隨牒遠方久不得終養恨不得即死以從吾母  
九京願得子銘吾母之墓以塞死窮之悲子於  
洪氏有連又子松陽厚也不得辭銘曰  
子於善而壽不洪安於儉而報不豐夫以偕老  
而生不得被其封子既強仕而養不泊于子鍾  
嗚呼其命耶新銘也尚以詔於死窮

江元適墓誌銘

始余遊柯山聞南塘徐誠史先生之名其卒本  
於伊以欲見而不得今二十餘年乃聞其徒江  
君之賢於其鄉之秀士且曰南塘之門顯者固

多而江君則得其傳而不仕者也君請詠守元  
適世居衢之軍化丈文以上潛德弗耀考丐從  
常山起家主旣之安仁薄辟泉司屬以卒君其  
季子也束髮知讀書一以己為本手抄中庸  
大繫置座右口誦心惟寒暑不廢弱冠有聲庠  
序漳守陳公果得君諸生中以其子妻之子蓋  
張出是為右史文潛外孫紹興初嘗藉解詔設  
者官其子孫一人死後者許授異姓親右史子  
夔公夫俱死後夔氏以官子外孫婿戚陳公  
欲以右史之澤與君辭為迺及其支婿戚族

既欲奏以他官又不就至是君之平益壯孝益  
明再應鄉大夫舉不和絕不由舉子語既遭外  
艱庠卷輟瘠除喪因弗去遂不復訟仕而行其  
志於家号所居为西莊堂室軒館下至器用悉  
有銘記以便觀省創樓西偏揭先至像朝夕瞻  
仰如親見而師之榜家塾曰明善命其子震弁  
謙家革肄業其中所訓先德行後文藝絕口不  
以利達啓其心亦不使預家務而治家自有法  
中甬有身以限僕妾細大條理擇謹厚者董其  
允亦勞而力不孛生產家業先所增益伯氏仲

氏貲恩日倍人以百么子之謝亦取樂以所耳  
見告人願孝而力亦逮者教且食之曰吾非養  
其口休養其材也嘗有小疾一日出就外寢焚  
香然坐間一諷詠不異平時惟勵諸子以毋忘  
疇昔之訓語畢而逝實乾道八年八月二十九  
日享年四十有九以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庚  
申葬于祿墩之原遺文曰西莊題意曰朋遊講  
習曰天籟編曰因心錄易中庸有解他論还尚  
多藏于家未得也葬之五年始得以銘諸墓嗚  
呼人孰不欲仕如君才足以取可足以得而其

奉又可見於用乃脩然自適以終其身余惟死  
門有用之奉上下可以為邦南面而其流亞皆可  
使從致觀聖人少點說深雕之意則知樂道者  
之為高而以改奉者皆自欺也余於道未有耳  
而仕之而未能優也耳君之風有媿為故也之  
銘曰  
仕以志而或害義孰若不仕以全吾氣允矣  
南塘源由二程有派其流君挹其清德成行脩  
不用於世微諳人者抑君之細命雖匪長後其  
熾昌銘以訂之觀者勿忘

知味縣李君墓誌銘

皇帝即位之六年五月壬戌有旨季光弼所獻  
文字有補治道可予循兩賢制曰上書公卑日  
以百計高則近迂平則涉調至於出入經史動  
含諷諫覽爾奏篇朕甚嘉之進官一列不独尔  
私庶聞其風亦克用勸先是四月戊辰朔日有  
食之君擴光忒十事備論以進目曰美芹文簡  
而旨深意篤而言婉訕詞既頌士夫相予傳誦  
至天子導人使諫盛德日新而君之名亦由此  
暴白於天下君居八年再上万言書數繹前說

又及論當世之務而報一日聞西府除目愀然  
日振覽於中書並立繫朝廷輕重其可怒諸遂  
攷唐之宰相起自武德裴寂終於天祐楊涉作  
編年錄諱說二百五十有七去取抑揚皆有微  
意苟位之非據假以隆名雖元勳如郭子儀亦  
不得與讀若如之聳歎嗚呼才不得究齊志而  
歿著書一二亦足以不朽矣君字觀國其先家  
處之老宗七世祖超爲吳越亦氏常侍始籍于  
溫居平陽之桂源曾祖宗喬祖文瑩俱不仕父  
敦習以君陞朝贈宣教郎妣林氏贈孺人宣教

公蚤世君方在髫髻號慕如成人祖母猶无志  
於林孺人自釐家務伴君一意問孝君少穎悟  
痛自激昂於書无所不讀詩禮左氏春秋及諸  
子古文皆手自編寫寒暑不少變年十六授室  
益加刻苦視生產作業子閑居之私一不經意  
羣誠庠校輒出其輩行而器識凝遠亦見主角  
閣奉林公待聘行制蕭公振里之先達少所許  
可咸器重之兩薦于鄉紹興二十七年遂登進  
士第授左迪功郎調福州福清縣主簿以祖母  
憂不赴服除授臨安府監官主簿秩滿用薦者

關陞在從政郎特旨授左儒林郎充邵州教授  
丁大孺人憂授福州寧德縣丞改通直郎知紹  
興府嵯縣磨勘轉奉議郎代者且至俄疾卒于  
縣治享年五十有七時淳熙十年四月四日也  
嗚呼君之抱負厚矣季行政術皆欲以古人自  
期而見於用者止於州縣間所在皆著聲績而  
其甚可稱者數端鹽官邑庠久不振君召張橫  
浦高弟子恕郎驛勉以自率士子課試皆臨視  
之咸自奮勵登巍科如張少良等數人邵陽僻  
遠士無師承君遇諸生如朋儕程度甚悉鄰郎

縣之士至者相屬允經指授多成美才如陳偕  
謝特起輩有聲湖湘自此君之善教養者然也  
浙西漕河淺淤例謂民運水以濟往來歲旱民  
勞水愈不至君相地形鑿河引潮以灌之至今  
為便閘有倦湖為豪右所田君按黃諫議之舊  
疏濬以廣灌溉此君之善於民利者然也君之  
聽訟不為鉤距一以至誠臨之公而生明死不  
洞察羅源尉鍛鍊平民為盜以希賞運帥丞相  
陳申公命君鞠治悉從早及公欲騰奏又力辭  
之有毋改適而子有後言訟其不孝君曰不為

飯也妻者是不由白也母安得以亦孝坐之申  
公稱其引經之決刻民張僖之子為盜所戕疑  
怨家黃氏由之黃死以自明君察其非殺人者  
故緩其獄得子之衣於東陽遂禽真盜又有王  
生牛僧有隙匿田家之子使其交訟之旁引曲  
證僧自誣服君始以為疑求之竟得於其家告  
者遂伏辜為君之救荒不為文具皆出於惻怛  
之意所至家心受賜者衆隆興之初畿邑大歉  
尚書薛公良朋尹京以事屬君：列急務六條  
獻之隨即施行給百程公叔達以六察行縣喜

曰使諸邑皆如君尚憂飢民哉丞相史魏公百  
丞之才嘗亦君所陳盡發常平裁價分糶民如  
之謠曰飢亦憂子之庾儒林李公民之父寒不  
憂今有袴儒林李公民之母既為縣又遭游飢  
山谷窮民易致嘯聚君如意拊摩預令富室致  
吳中之米七千餘斛丐於府得當平緡錢二萬  
於鄰邑始得按堵而嗣歲尤甚木末登場民以  
菜邑秘丞朱公熹力舉一道荒政尤許於越君  
求哀諸司得米四万斛縣有二十七鄉凡如賑  
糶場賑濟場養濟坊三十餘所戴星出入以課

督之數月之後鬚髮為變朱公每貽書勞勉曰  
省刑緩賦以回天意非體國愛民之切不及此  
也君為丞貳則悉心以贊其長謀予甚謀請於  
長面後行及為長則待寮友如兄弟莫不樂由  
盡力故所至皆有可紀而去輒見恩平之日刻  
中耄耆相持聚泣至巷哭以過車識不議皆喏  
曰善人亡矣平日安於義命論說甚明儒林之  
命既下人謂君且通顯君曰吾豈以此釣爵位  
耶竟客授湖外以去臣公知己甚衆亦有欲予  
於朝亦或有尼之者君雖耳之亦以介介至義

所當由則奮然直前無所懼忌親故以出位抗  
論得罪後當叙理無敢保任君方為簿領慨然  
許之有貴臣過縣境冠蓋相望或勸俱往君如  
詩曰不堪枉道依陽虎可是無心簡子教聞者  
避之亦以是終亦得為時用可哀也已娶同里  
周氏清儉端恪克相夫子先君十年卒後以昭  
堂恩贈孺人男五人復之泰之蒙之俱習世業  
次兼善舉善吞世女二人長適進士林仲明次  
適陳權皆周出也君天資篤厚孝謹過人少小  
孤立奉祖母及母甚至未始暫去殺下有疾必

躬治湯藥執喪以較耳子弟兄光度友愛誦書  
作文自由即友終身无可言无他者好惟以論  
著自娛奉養寡薄俸尔多以買書別有文集八  
卷藏於家由文渾厚典雅言皆有用庶幾乎一  
飯不忘君者雅愛东山林泉之勝築室其下樓  
曰双清軒曰靜寧欲為晚歲歸林之地竟不得  
一日之適顧非命邪諸子將以今年八月甲子  
葬君于邑之某鄉以原以君之甥朱德成之狀  
來求銘頃官东嘉一見辱定交盡得君之書  
讀之相与蓋厚今其可辭銘然君志不負所享

而見於行予者僅如許既已屢書於前惟所著  
之書當表其大者以示後世銘曰

惟君之生未也不过位雖不豐朝有顯譽章交  
公車君独進御美芹之書一言而寤唐三百年  
曰寧曰輔沉論其尤執宋房杜君獨究觀一一  
論者忠邪妒分咸有旨趣位非其據魚如汾陽  
而不与予有責備德如晋公而不怒上可以發  
潛德而誅姦諛下可以垂世鑒而切時務紬繹  
乎義命之說磊砢乎經濟之具使用於世則必  
古人之与稽使之作史亦必大明於勸沮嗚呼

尚何言哉後之君子必有撫是書而大息者銘  
實昭之用以載君之名於不腐者也

朝散郎李公墓誌銘

公諱宗質字文叔世家于濮六世祖文定公相  
真宗仁宗隱然為社稷臣子太子少師東之  
謚懿靖又以名德世其家徙洛中号西京房生  
中散大夫贈金紫先祿大夫孝孫則公之曾祖  
也金紫生朝奉大夫偉生晟承議郎知懷安  
軍贈奉直大夫配曰劉氏贈恭人公八歲而孤  
未幾而所生母展氏去嫡母四子又散於靖康

之亂從兄提舉宗臣携公入蜀聞叔父直閣叟  
亦在蜀中問關尋訪至則已下世惟叔母劉氏  
在又公之從母也柔順賢明撫之如已子竟以  
直閣延賞命公紹与八年補將仕郎公有姊歸  
司馬文正公之諸孫少之俱諸行在所至江州  
水南始遇展氏於廬中物色良是司馬氏姊見  
之而信抱持相哭人以為孝感別十餘年而得  
奉邑養者二十年贈安人赴調授右迪功郎監  
明州大嵩鹽場大年到官惟李氏代有顯人子  
孫自濡耳染為世吏郎公年尚少筮仕筮庫臨

事極不苟扶滿之日例哀花帶錢五十萬公悉  
謝遣之因家于僧坊晚卜居名塘遂為以之勤  
人矣十七年為洪洲部建縣丞二十年關陸右  
從政郎就差處州遂昌縣今饑寇作於傍郡或  
告豪民將率數百人侵昏犯邑者公亟捕首惡  
斃之杖下而後聞于州羣黨帖息授湖州長興  
丞遇主上登極恩循右文林郎隆祐元年改  
右宣教郎知紹興府蕭山縣未赴給事吳公帶  
為帥以會稽劇邑非健吏不可為奏改命公既  
至刺裁有方改譽甚休賦租素重公思有以寬

之先是以奉永祐殯宮免三鄉支移折變公  
請依永安祖宗陵寢儀制舉邑皆免仍豁除  
折帛止輸本色吳公具以聞亦挾日而得上旨  
父老歡呼拜詔至今紀之丁展氏憂服除權通  
判明州引寓居之嫌改隆興府時江西大早安  
撫吳公茂良垂意荒政多以屬公賑濟盡力  
全活者衆俸廩有贏貲頌豐致之公帑帥以助  
公之歸不得已以其半分給吏卒義不受一介  
吳公益歎嘉之提轄行在雜買務雜賣場改通  
判鎮江府外臺以清廉公勤列薦于朝差知台

州陞辭上曰久聞鄉才宜以節用愛用為務  
公祇上命采自奮勵昨訟必先抑告訐懲姦惡  
郡有靜鎮堂退公不入私室危坐堂上吏抱案  
牘至前隨即決遣庭无留事暇則默而觀書治  
家尤嚴外人无識子弟面者内外斬斬人不能  
欺理財精察量入為出无一毫妄費帑廩為之  
充衍增田于季以養士者凡百亩上下澹足允  
可整办簿書器物位置粲然惟公之精力足以  
行之歲時按閱及調戍兵遣海舟咸設方略屏  
立處下厉威以臨之号令簡明凜有風素舉衆  
聳聽无敢譁者伍符尺籍一閱而識其人問有  
庾隱隨即擿發人以為神以故威名遠聞寇不  
得發發亦輒得治獄雖以寬縱為戒而重囚苟  
有呈誤之迹必求有以生之郡縣吏重足承命  
而未嘗輕用鞭撻每曰此曹但欲其下犯吾令  
然亦民也可魚肉之耶有婦人訟前母之子不  
孝者親子實使之公深得其情責以子不順母  
弟亦恭兄一等繩治母不忍視求為母子如初  
諄復訓諭使之既了而退聞者服其平允年餘  
擢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始至庫藏杼

然八閱月而罷所畫已四万緡蓋公之勤儉過  
人食不兼味自奉至薄以其行於家者移於官  
真有古人竹頭木屑之智所至不如賦而用以  
饒侵尋善境倦游而歸不復有當世意尋差至  
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佔觀官五轉至朝散郎淳  
熙十一年公於是年七十有三矣素少病俄致  
其子或勸止之不可拜命才數日遽感疾六月  
十五日卒于正寢若前知然娶夏氏朝奉大夫  
知徽州承之女能相其夫亡十九年矣贈安人  
嘉十一年十二月辛酉合葬于天童山南奧之

原男四人長曰文鑄通直郎通判臨安府先公  
一年卒次文鎮次文鏐卒于隆興次文鑑將受  
公遺澤文鎮實遜之亦以成公之志也女二人  
長適姜處俊再適夏祖禹次適登仕郎王祐之  
孫男五人澤涇津潛源孫女三人尚切公系出  
名門而遭時多故且以孤孀不待於親挺身自  
立艱難險阻有人所不能堪者先世舊物不遺  
一簪致位部使者退而燕閒生理順洛皆公刻  
苦以至此對出其餘以濟人遇歲寒散廩以食  
貧者安分知足未病而掛衣冠可謂賢矣然惜

其亦寃於用也先居工部久子公周旋某贊倅  
丹丘以父執事公公相子殆忘輩行怡郡之績  
皆所親見侍坐從容猶得窺中原故家典刑年  
來憂居公時之相勞苦庖餽有珍鮮必畀以奉  
甘旨方為林下游從之約而公亡矣公抗直有  
祖風不輕以詞色假人不知者或以為忤獨於  
公拳拳如許使人不能忘二子求銘公之墓義  
不得辭銘曰

矯：李公文定之孫奮身孤藐思大其門子死  
劇易過之輒必低徊宦塗惜用之晚丹丘之政

尚有可紀使其用大所立必偉未疾引年得終  
其天公乎不忘視此銘鐫

洪子忱墓誌銘

余故人洪子忱以名家子力官業而試邑之始  
橫遭上官摧折心實念之耳既白會余從兄編  
修作州摩拱扶持使得自見一旦聞子忱之訃  
道遠不得摩其棺一慟其子以書來求銘言志  
悲請甚勤紀遺事甚備惟然其不能自己也子  
忱諱繁姓洪氏其先丹陽人曾大父固贈特進  
大夫擬紹興初為吏部尚書終徽猷閣直學士

左通奉大夫丹陽郡侯累贈左金紫光祿大夫  
謚文憲父光祖右朝奉郎通判湖州以君郊祀  
恩贈朝請郎妣王氏贈安人尚書晚居台之寧  
川君以婦家在南豐因家焉紹興二十四年通  
判遣澤補將仕郎二十九年授右迪功郎監興  
國軍在城詎稅未赴間以網賞猶君修職郎改  
監行在戶部贍軍糶場君少孤有意自立一歲  
金穀出入以千石計俸門至多挾勢行賄變亂  
色價君一切裁之以公无敢犯者樞密林公安  
宅時以戶選領糶予庖人以緘題補吏君察其

他曰林公：庖人甚峻獎君於稠人中時人始  
兩賢之秩滿陞右從政郎又以賞循右文林郎  
授鎮南軍節度推官屬邑奉新有笛耒直百餘  
斛名存而墳士公私交病寧以書抵君君由免  
簿書得其始末告於帥而蠲之參政奏公召還  
尚書汪公為代問僚吏能否大參言君首公任  
怨臨予不苟尚書女君有連素知君者由是益  
善君嘗搨茶冠引以自隨死一日亦同艱：功  
未及成而罷君復還官次分寧寧謝君磐石忤後  
帥意有妄訴者降撫寧縣法官囚繫滿獄君保

知其誣會以漕撥行縣中父老皆詣君訟寃歸  
白漕使趙公汝愚始解一日帥俾君訊問即呼  
訟者詰之皆无實狀官吏俱按堵如故府西寃  
門火延燔數十家兵官五人抹焚甚力徹旦方  
止師欲委罪兵官劾章已具君歷道其焦灼勤  
勞之狀姑寢其奏五人者相率繫謝君無德色  
淳熙五年改宣教郎知江州德安縣始視可民  
以丞暴弱羣訴于漕臺跡狀昭晰丞境罷去郡  
將庇之不可遷怒於君督責日峻君謀避之有  
以告守守益怒移德安丞吹毛鍛鍊遽按以聞

君到官方月餘人皆知其無他尋置獄筠陽  
竟遂昭雪守去而君亦歸矣邑素劇至是愈不  
可為逋負六貲君力請于郡吏責少寬始得整  
頓網而一新之春霖暑愆田家无所不得舍斂手  
待盡君載來家至損直以糶百有无貲者以私  
帑償之夏亢陽躬禱名山率家人蔬食逾月徹  
蓋行烈日中或至忘食發廩蠲征弛刑緩逋以  
次舉行无不極其至已而甘澤霽霽誦相耳  
疫疠繼作飭鑿藥謹護視、賴以全活者衆崇飾  
縣庠弦誦不輟有剗股以奉母者獎后有加邑

人勸為初癸卯歲旱民負官租人千餘斛至是  
猶未及半君曲為之圖糴及三之二從漕司和  
糴米以足土供期以年歲償之可以寬筭歛之  
煩林公拆嘉其素俾郡給千斛未能盡行也君  
倦三請謂不及今為之他日必至重擾迨從  
其言而君亦及見矣人尤哀之君自待兩得疾  
猶勉親細務寢不自堪顧孺人曰我父年五十  
三水浮膚而卒我年既及而疾又甚似殆不免  
矣遂似人月十七日卒于邑治之正寢神色不  
亂三日而斂如生也娶曾氏封孺人吉州教授

發之女男五人柁孫棟孫栝孫桂孫椿孫女二  
人長未行幼早卒孫男一人諸孤將以乙年公  
月日葬于公鄉公里君天資孝友推以待物高  
誼過人自痛祿不逮親且以蚤鞠于外家因仍  
未能還鄉歲時祀享東望松楸追慕悽愴不能  
自勝幼妹未行舉部綱所羸又益以曾孺人橐  
中物歸李君司徒順之季兄邕為邵陽從子逢  
郡侯之怒捕繫甚急君耳之垂涕徑走湖外往  
來都下願納祿以贖其罪移獄江西又哀訴于  
當塗諸公卒脫吏議閱數歲始得官廣州道由

君家別三日而僨于道銜哀星奔護其喪歸葬  
南禮又挈其孥於邵併育伯兄之子甘苦同之  
勉以孝問弟葆聚首二十年使之有室周給无  
倦隆興寓客胡夾州括掛冠家居貧不能堪縣  
不加禮至以適祖改入其田君請計歲入以償  
責還半俸以活其家南豐宰盧君孝孫子君定  
交嘗以公事忤二車既賴君解紛其死也又周  
之葉君大办免官待命邑下君念其清貧餉饋  
无虛日且为求直於有司而君以病矣縣主簿  
之妻以危乳暴卒君驚惻不已委曲調護其家

遇人有急難惟力之視人或負之曾无怨言方  
窘辱時亦有下石者已而待之如初更覆護其  
所不及人以為難民有姓胡者險健好訟君治  
之鼠伏又善諭之絕跡不至公庭君之喪胡泣  
於前甚哀良民夫所依至巷哭以过車君在官  
名為二年蒞事之日才半其得人心乃如此索  
廉自將祿粟主租有升斗之贏必懲其人而歸  
之然剛直自任胷中无留事一有不平空臆四  
言不肯詭隨以徇人雖以此故所在整办然亦  
以此寡合君殊不暇雇郵以而人亦亮之惜乎

天不假之年見於子為者止此是可悲已銘曰  
惟文憲公策名中興丹陽之洪藹然簪纓君志  
自立家訓克承試邑九江罪罟是嬰人皆謂君  
否終則傾齊志以及聞者歎驚急誼首公尚有  
令名勒銘山阿以詔昆仍

蔣德言墓誌銘

仕官以作邑為難而又有甚難者姚江為越壯  
縣戶口繁庶士夫駢集令才而動猶不暇給四  
明蔣君德言以便親為之宰貌不勝衣年又尚  
少平時簡易知同或慮其不能也吏民亦望而

易之去鄉近當舟車之衝毫髮不及悔吝必至  
此其甚難者府主丘公密一吏師威望赫然  
君一見白而已當其意退而視篆遇子風生曾  
未挾日聲稱流聞沛訟見則永釋所造至前或  
片苦折之无不厭服得君書判者傳播道路皆  
以為神如催科徭役綱目簡明不妄施一筆而  
官賦夙辦受役者俛首以謝令丘公及部使者  
大稱之以為今日之最則又以其餘力修學校  
葺傳舍講序拜以崇義風歌鹿鳴以勤多士應  
酬曲當下情益通進見者人人自以為親已殆

无一人議其後才半歲而屬微疾不悅冒而不  
可為矣。閻境相吊如喪所親日相与聚哭於門  
喪舟之行老揖長号江浙雖古之循良久於其  
職者未必得民之深如此是豈可以力致哉蓋  
君家以詩書相傳父子自為知己考累世君少  
俊迤邐歲尤則意向孝剡心好問進。未已故  
其敏於政如此以是知非作邑之難顧其人不可  
易得尔嗚呼斯民之不見德久矣如君能變愁  
嘆為謳吟於旬月之口曾不得究見所蘊天遠  
奪之其不仁哉丹陽金壇蔣氏自東漢有封豕

興山亭侯者代為耳族君之曾祖猷。徽皇  
為中執法終徽猷。吾直。季士左宣奉大夫累贈  
少師忠言直道冠冕。一時左溪汪公誌其墓曰  
至今論宣和。賢者必曰。蔣公嘗守明州。靖康來  
避虜難。卒于海山。葬隱。季山子孫遂為鄞人。祖  
謨。右朝散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父臺。鄉奉直  
大夫。皆篤厚君子也。母恭人張氏。君諱綸。德言  
其字也。以乾道三年郊恩。父任為將仕郎。五年  
試銓。羣六年授迪功郎。饒州安仁縣尉。淳熙三  
年之官。八年以強盜賞改承務郎。知信州貴溪。

縣丁奉直憂不赴十年授姚江十三年七月到任磨勘轉承奉郎三月丙寅卒于縣治六月癸酉葬于定海縣太丘鄉富平與之原与父祖之藏相望也君之在安仁已能卓然有立當路名公知己甚衆盡力所職殺傷者驗視必親人以不寬盜賊不敢發亦輒得吹秩之後憂患相仍祖母安康郡太夫人俞氏既喪而父行三人俱以毀卒君性至孝執喪甚哀調娛上下内外嫻族了無言言君之志得行於其家而不得仕者七年性不喜治生而好周人之急客至必置

酒不問家有无以是益廣得祿曾未信眉而已矣君之才有餘而壽甚嗇又素多病見於用者止此豈造物者不能延其定數姑使之發以譽於是數月之頃乎使又不得此則君之所長益无以自見而人未必信其能過人也今邑人稱頌之於前幾不容口追痛於後久而未忘是亦足以不朽矣君昆弟四人叔氏蚤喪君哭之不能自勝至於成疾与伯氏季氏交愛尤篤榜及羣從切磋季問觴詠相從甚適也去秋君以視篆之初不及秋賊伯氏季氏皆在邊中又相繼

之官縉紳以爲榮太恭人首過姚江方將往來  
諸郎之間一旦禍起不堪晝夜之哭行道所不  
忍聞而况於親黨乎始余仲兄嚴州止女：爲  
欲得快女婿成子歲就試禮臺歸而喜曰吾得  
婿矣有蔣氏子從其兄入場屋動翰如流取而  
讀之駸駸逼人父母少之未欲其覓舉上書請  
行氣字爽甚閱三年成婚翁婿俱名薦書即德  
言也德言於余最厚旣嘗爲之狀奉直之行今  
忍銘君耶仲兄之亡相抱持而哭且白外舅旣  
不可見子公猶舅也今女姪旣失終身之託君

以兄子爲後四興仁晚得一女曰餘拊之輒心  
折因君昆仲請銘於辭亦不忍也哀哉銘曰  
君之往兮秋風藹流聲兮子江俱束手摩兮瘡  
痍居无何兮民歌之忽不見兮何當歸父老頓  
足兮咨嗟涕洟君歸兮奈何風搖兮水接故  
英爽兮如在託体兮山阿山可傾兮水可涸惟  
姚江之名兮不磨

太府寺主簿周君墓誌銘

君諱元鄉字景仁別字聖子舊諱冬鄉字成甫  
世爲處之遂昌人曾大父諱從諫不仕大父諱

邊贈少傅文諱緝左太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致  
仕贈正奉大夫以君陞朝贈光祿大夫文季清  
裁有重名兩娶李氏尚書諱南公之女孫贈永  
嘉郡緒雲郡夫人君縉雲所出也年十三以郊  
恩補將仕郎既冠授右迪功郎池州建德縣尉  
光祿由祭酒遷吏部侍郎更今名奏承務郎監  
潭州南嶽廟充福建路安撫司準傷差遣未赴  
丁縉雲憂尋監左藏西庫又丁光祿憂服除差  
充兩浙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監左藏西庫提  
轄文思院提轄權貨務都茶場行太府寺主簿

淳熙十三年閏七月十三日以疾卒年四十有  
七積官至承議郎賜五品服娶樓氏封孺人伯  
父淮東帥諱琇之次子諱鏜之女子男二人長  
大受從政郎盜泰州鹽倉次未名而夫女三人  
長適葉相次適禮禔次蚤亡孫男三人女之前  
君半月卒遷之特受光祿遺澤次復之三女皆  
幼明年九月辛酉葬君子以之奉化縣松休鄉  
桃花西奧之原居性明悟过人光祿為當世儒  
宗教子甚篤會伯君俱歿於壯歲叔氏浸長晚  
乃得君愛之尤切常撫之曰吾不患汝不能彖

亦亦強汝之苦。季受命之後，見葉氏甥肆業慨然曰：吾舅也，及不若耶？遂發憤進學，不半載下筆成文，衆皆驚歎。自爾手卷不釋，博貫經史，雅有文風。尤精班左二書，前賢詩文，裨官雜說，動輒成誦。數琴善自度曲，挽弓能左右射，舞劍擊刺，圍碁投壺，無精到釋氏教律、禪宗之說道，不家符籙鍊養之法、陰陽筮占、堆步之術。一聞則心通類解，記棘不忘，發爲文詞，筆不停綴，飲酒餘斗，不亂席間賦詠。敏若風雨，似不經意而語出驚人。後或十數年間，其故作歷舉不遺一字。

商推古今抵掌劇談，通暢磊落，四座傾數間。出雅諳，應口如響，又莫不絕倒也。加以數子能斷，有志於當世之務。張魏公當國，上書論十事，皆國家大計。魏公聳然異之，欲擢置朝行，而未果。除左帑，以旌其言。又嘗集漢唐子跡，切於今日者，著要鑑三十篇，獻于朝士，友相期功名不足爲君道，長養成就，當爲一世偉人。少病精力，兼數人而小疾困之，挾日而逝，可痛也已。帥幕多不以事物自嬰，居日食爲而怠其子，可乎。帥知其才，試以端訟剖決如流，有旨務神，刻弓。

俾帥司製造以頒諸州君實董之且持檄編閱  
于外工力精緻至今為用西極最為浩穰君處  
之裕如文以其餘日溫習故業登名薦書間有  
網運稽種調度僞朋上下搏于無策君臨時制  
變動中可機一日郊賚甫畢而歲幣迫期當市  
銀七萬餘兩君威信素著老吏巨賄無不戢服  
出錢總數千緡以次分授約期償直不日登足  
版曹賴以無恐尤器重之任滿增秩益朱出墨  
入二年無纖毫註誤乃始得此同寮皆藉君以  
濟文思雜用金玉寶貝綾錦之屬尤難稽攻君

始創簿物以號別之至今遵用比使之來允錫  
賚器皿下至徒御衣衾等物皆以職守次第按  
視至勤御覽君以為此特分賜行人不應過  
禮以傷可休起部以聞上深然之支用餘羨  
歲久積腐君請于部編估而嚮之得錢數万  
以給上僨侍郎李公昌圖賞歎不已力引于朝  
又以述郡薦之摧筦歲額八十万緡豐名虧數  
君始就職皆曰君來則歲可无慮共既視可密  
詢訪得數十條皆名數期會所當先吏輩慮之  
以為竒貸未始輕出間因白于君引類擗發旁

通無餘愕昭相雇莫知其所以然後雖有不在  
條中者亦不敢隱以是未嘗後：趣辨威未終  
而額以益矣乙巳南郊攝符室郎先郊三日命  
宿人室于奉常君謂室國重鎮也今先兩夕置  
于外非使日者犯明堂設室于殿左宜即其所  
復寫興以從會寧後取旨不及遂已然識者咸  
謂君知休焉旬稽外府方嚮於用左右揆知君  
素深自謂筦庫皆時略去东、客、高、礼、足、不、以、時  
君亦自喜有朝積將因是以見天子一吐、曾、中  
之、奇、使、見、於、用、當、愈、出、而、愈、高、孰、調、其、止、是、耶

然上而受知於當世名公往：期以國士與人  
無高下賢愚又悉予之歡有以急難告輒傾身  
赴之匍匐救裝尤為周盡見有陷於罪者苟可  
以營護之無不至故位雖未甚顯而声名已籍  
甚才雖未盡用而恩之及人者多死之日郭州  
皆為之痛惜親黨曲下至閭里無不咨嗟相鄉  
吊蓋其得人心者如此枯蒼達官最盛皆予君  
至厚亦欲引而致之華途未能也光祿晚益疏  
苦君性至孝奉承左右常以誦書以娛悅工文  
子兄弟自為知己談經論文侃：如也執喪哀

毀過禮叔兄已先喪一力甚門戶之責衰奉勞  
苦人所難能自辟至蓮峯葬所凡三百里水陸  
險絕又適大雪君從臨露拜以禱喪行日光燦  
然道中灘水激舟幾至傾覆君號呼入求百舟  
以出人共哀之初光祿與荆伯父俱將曹湖南  
始議終婚伯父由誰句焉聞以歸光祿入蜀道  
遂使江東君乃就成於四明光祿自求嘉奉祠  
寓于鄞置田欲為終焉計後雖還鄉治命俾叔  
民之子守墳墓而俾君來依外舍然君未嘗悉  
鄉國也君與人甚周而待之尤厚相從之日又

久兩仕于朝復更為鄰無一日不奉周旋頃某  
遭外艱銜哀星奔委家不暇雇經紀其後君之  
少為多思欲一致位謝未果而以訃耳奏可過  
君家有慟而不知所從也久受乞銘曰  
枯蒼之周文獻有傳光祿大之世推嚮先君濟  
其美有志當世天分最高身棄數器中凡十年  
始有朝蹟夷途發軔何壽之嗇千載之英必此  
一丘尚爾後人有發其幽

鮑明叔墓誌銘

友人鮑氏以叔將葬其子万里万石万容踵門

再拜求銘於余。為之悲。始余數歲時。侍二兄。從李先生若訥。季明叔。亦與其兄德光受業。于門既冠矣。兄弟皆以兄事之。以叔二十六而入太學。猶時。相過。交義日篤。隆興改元。試南宮。明叔。子鄉人張伯玉。壁王彥方。敦義。同鄉。余亦從舅汪公。劄定求分。以處。而舅甥偶在選中。今又二十四年矣。回首舊游。德光子伯兄俱蚤世。伯玉亦不祿。彥方止於一尉。淳熙十年。卷仲兄與余。誕先君之喪。自嚴陵。以叔來。吊其哀。未幾。聞明叔之訃。為之失聲。又刑月。而仲兄

不幸甲辰之冬。則定亦亡矣。憂苦之餘。親朋凋喪。愧仰威觸。尚忍言哉。明叔之亡也。余方在苦。函中不得摩其棺。一慟。今其可銘。君諱俊德。字日新。明叔其少時字也。世居明之奉化。曾大父遂良。大父智俱。不仕。父璿。以君故。該慶典。封迪功郎。母江氏。封孺人。大父力穡。起家。迪功。愛二子之敏。入城就師。友能相勵。勉。洛詭。聲徹夜旦。不休賦。篇素正。兼長於書。多哉經史。子傳之文。喜為人講說。纒可聽。以其餘力為詩詞。發語清麗。倡酬無虛時。君性端重。簡出自奉。隨力不

爲異三兄繼歿，獨任仰事俯育之勞，經理生可  
米鹽靡密，處之裕如。與人交關，務適其平。一戶  
雖大若無事者，孝謹和易，率子弟以孝延名儒，  
訓督之，兄子亦餘皆疑：日立君尤篤

親故見單寒者，親辭衣以遺之，無德色。間有造  
門觴豆，留連談笑，弥日不倦。庠校二十年，閱人  
甚衆，交情終始無纖介之間。儕輩或致位通顯，  
曾不以毫末不請人尤敬愛之。兩上禮部，竟以  
不售病且草，或其子母爲禮禳事，遺言琅琅有  
序。三月六日卒，享年才五十有六。嗚呼，可哀也。

已娶丘氏女一人，孫男二人，長曰初，幼未名。孫  
女一人，諸孤卜地於嵩溪，王与祖塋之側。以十  
四年正月己酉，襄可銘曰：

吁嗟明叔而止於斯，少也爲孝，几忘寒飢，足用  
數椽，目侵腦脂，勵志愈確，期用於持命之不淑。  
十上空歸，孝吏衆知，月評則推有子克家，尚其  
似之。我作銘詩，繼後之詒。

朝奉郎主管雲臺觀趙公墓誌銘

公諱善譽，字靜之一，字德廣，系出太宗皇帝  
後，曾大父仲暹，夔州觀察使，贈并府儀同三司。

少傳嘉國公大父士迨武翼郎考不晦忠翊郎  
四舉進士以節行稱贈通直郎公弱不好弄年  
十二三誦詩書屬文如光成人未冠先怙恃固  
窮自立手不釋卷足不起戶不知飢渴寒暑之  
變兩試胄監乾道五年試禮部俱爲第一登進  
士弟調明州昌國縣主簿昌國邈在海嶼公介  
然有守不鄙夷其人爲办曲直皆明達平允邑  
人相与愛服之或許于郡多願設于主簿今太  
師嗣秀王時爲守俾攝邑事對易定海慈溪三  
年簿領而典撫守之寄踰二暮三邑父老猶能

道其惠政海盜竊發捕得全黨郡欲奏以上賞  
公言攝令捕盜不足爲功誠不欲以人命希賞  
典嗣秀王爲奏貸群盜殊死力薦之朝公未始  
耳也授兩浙轉運司幹官怒報改秩知撫州臨  
川縣二在江西最爲繁劇公始視事即爲文徧  
論鄉井出於愛利之誠心告教既孚乃具爲條  
日日限量地之遠近以定期約里長月不過一  
再至訟事皆躬自予奪頃刻即釋去牒許日省  
縣久因於預借吏以歲例來白且謂不爾必不  
繼公命取稅籍閱之逋負實繁蓋上下蒙蔽無

有發此者按籍征催不擾而亦有无額官地歲入頗多以資妄用公白罷之復請併罷諸邑類是者或議虛市比之私創稅場請撤屋罷市公力沮之以從民便太守趙公燁葛公劄列治績十數條奏之有旨中書籍記去邑五年人相與立生祠於縣治邑宰陸侃之記可考也添差通判常州浙右飢饉躬行賑濟一郡賴以全活倉使以荒政論薦太師丞相史公上章舉士備言文孝政甲之美召審察差監都進奏院遷大理寺主簿秋旱下詔求言公草封事上之凡萬餘

言其略曰陛下兼收衆善而言者志在投合搜抉隱微條目益廣而姦偽益生甚者唱爲任怨之說竊徇公不阿之名一切付之不恤下情安得不壅習俗安得不薄和氣安得不虧乎天下之習日趨於褊狹機巧之域而无有優游舒泰氣象士不畏義民不畏刑則是二十年來攘臂建議爭以爲功者果何補歟 壽皇嘉納爲大理丞有以左帑宿蠹告者逮繫天獄官吏童足以俟譴公察其无辜謂將自其作俑者罪之則不可勝誅若斷以一二年來且有刑罰不均之歎

上覽奏開悟得不減平江民磨贖之獄皆以為  
凶惡无可務之理公條可疑狀十六請賦證無  
實情款抵牾卒釋之十一年充省試考官六月  
除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陞辭 壽星曰朕  
精擇得卿公論士大夫為己之心重則愛民之  
誠必虧營私之念切則奉公之志必息得失之  
慮深則服節死義之風必泯上深然之先嘗進  
南北攻守類攷 上曰卿向所進書可謂有志  
至是又進易說謂聖人以斯道寓之書 上又  
曰聖人以此寓之於書天何言哉易季要須兼

通天人鄉吏季如此經季又如此及臨遣又曰  
鄉向來季優則仕今乃仕優則季朕得人矣數  
日有請薦擢宗室人才上復言公經季文章雖  
士林中亦罕有之湖北大旱鼎澧尤甚入境一  
日躬走村落撫慰飢羸得戶四萬餘口二十萬  
通融諸郡常平之儲盡以為用賑糶貸濟三者  
並行動得其實疫者藥餌兼之奏闕貧弱夏稅  
是歲粟麥倍收禾稼豐盈民至扶老携幼來謝  
初行賑貸或謂荐餼將無所取至是民爭負以  
償諸郡充足嘗奏買撲稅場十餘何渡四十五

歲入甚微而豪民大爲民害盡罷之十三年除  
潼川府路提點刑獄重囚讞議州縣闔訟稽考  
平反細大不遺才三閱朔漕使闕上称公儒  
者可使治財就除轉運判官公嘗論國朝置轉  
運使本以收藩鎮之權絕妄用之蠹脫斯民於  
暴征苛歛之苦近時司漕計者特以賦歛爲事  
号爲材能者務趣辦而事督迫州縣之困弊民  
力之寬乏未始問也故其視州縣如一体有無  
緩急皆得上達悉力以應之諸郡所貸絡錢至  
十餘万俾守式置藉約以暮年優格乃償自是

蜀東諸郡舉無憂熬官缺之狀十四年詔諸路  
監司條陳民瘼公言賦役不均獄訟不平征歛  
煩急酒稅苛暴四事且曰陛下延見牧守固將  
以觀人才也而計臣請以奏劄之一陳上供之  
數郡守垂滿者莫督不責舊逋宿負征商攤貼  
肆行苛虐以藉手求進近議者有刑輕之疑帥  
臣治盜輒先斬以自刻而求彈壓之名使其皆  
當不過能速殺之而已儻歸之有司按鞠亦不  
免於死萬一愚誠不能自明冤恨之氣豈不上  
干陰陽之和乎兼遂寧郡事閱郡熙熙民有爭

競且曰公未始擾我其忍負之公措置常平深  
察宿弊揮官就倉和糶石增百金市有增損亦  
隨低昂聽民隨所有求售亦不限日糶之數實  
惠及民官儲充積公私便之所至就郡席立奉  
以教宗子率知鄉李精節東蜀凡三年士民愛  
之如父母遂寧尤所歸心寢疾二旬上意力馬  
歸主管華州雲臺觀百姓始則朝夕俱問相率  
待祈及歸耄穉奔送涕泣不肯去既達寓里屏  
絕家不獨處一室圖史自娛一日然朝家人將  
歸正寢且欲自爲志翌日天將明燕坐榻上瞑

然而逝十六年八月癸卯娶錢氏僅再歲而  
亡贈孺人再娶杜氏祁國正獻公之後封孺人  
子男立汝傳修職郎新監舒州山口鎮次汝俊  
以公遺澤補將仕郎次汝徹次汝何國子進士  
次汝仲一女許適承奉郎楊察孫男一人崇揆  
孫女二人以是年十一月甲申葬于紹興府餘  
姚縣緒山之原通直墓左公天資高以識見起  
詣研精性命之說發爲議論及所著易說明白  
簡易梅菴朱先生一見歎賞以爲擴先儒之朱  
明願正郭先生嘗序易書謂世具三才之理於其

中一諸儒之說於其外二公師表一世於公特厚晦菴屢以書來相期甚至願正出一編書公以奏之上孜孜好學公退不少懈率夜分乃解嘗即國史所載深求藝祖開創之微意爲書十四卷曰皇朝開基畧覽又爲皇朝至政類編不幸寢疾僅成數十卷其他如南北攻守類攷晉載幾年表皆行于時又有論說語鏡歌鼓吹曲祝堯文等詩文六十卷号怒齋類藁藏于家公孝行根於天性自以祿養不及祭祝務極豐潔悲慕不少哀弱弟穉妹備殫鞠育教之有成

仲弟善友同登科季善舉亦以取應得官女弟再適人皆竭力資遣遇母家桂氏特厚舅氏旣卒訪其遺腹子爲之嗣且厚給之其他憊故旧撫姻族恩意稱是廉靖自將一介不妄取行郡例冊皆擯不使前按例饋遺者悉歸公帑刺舉尤所盡心苟賢臭不待其請舉奏牘而授之其在他州則郵置以達人知其不可以有挾無敢以堯公者聞有按劾不以強有力爲禫所部肅然楚蜀之士夫類能稱道之公抗走不群砥節砥行不泥紙上空言必欲施所學而見之行

事尚友古人思與之齊人或疑其好異公不顧  
行愈力久而益安人益信之考求試故貫穿今  
古直欲立事業以傳不腐少名齊以宗廷以勵  
其操後名以恕其志將以及物也出而從宦苟  
有利於民圖之甚於飢渴救荒施舍之外又所  
在為經久之計在昌國已能勸勉富室買田與  
山專為編氓嫁娶喪葬之資在湖外則率十四  
郡買田各界郡文學司之每三歲則以給士之  
與計偕者在鐘川則以漕計之餘使州縣置舉  
子莊墾者產者俱給之米皆至于今賴之使天

假之年度以大位益據所蘊膏澤必特下於民  
而官止於負郎壽止於四十七識者痛惜之嗚  
呼豈以多記損心憤世疾邪而至是抑果有數  
不可逃邪某年公相見之日可數而相數特厚  
汝傳妙年躋世科大似其父率諸弟力孝以守  
素：汝促入太季蓋前所未有義方之訓可知  
汝傳會粹公行乞求銘採其可銘者書之餘  
弗者銘曰

熙陵諸孫嘉國好文流傳至公遂為儒門公起  
我藐立志堅正尚友古人期與之並季貫經史

仕更麾符季仕俱優形于帝俞平心濟民一變  
齊魯志勤道遠中道而阻齊志何言勒銘山阿  
有子繼之尚其不磨

第一百八

